

紫柏老人集

十一
十之

C40
4514
(137)

C40-4514

家書置於紫雲山
我徵雲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紫栢尊者集卷之十

偈

燈光偈

燈初未有光我點光始生光若在燈者無光燈不明
有人知此意無火夜能行弗信問觀音觀音笑不停

生日偈

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緣何娘不來來去覓娘無所
得蓮花國裏一枝開

生無生偈

慈山德清閱

欲曉未生時先須忘已生已生若不忘未生終不知

示于中甫

千妖百怪總相知心外何曾有一絲達本忘情生滅事他家種草認爲癡

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不能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地乃能起不已卽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既不至地空水亦可履空水既可履神通孰不具

示弟子

并序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無生夫無生卽非墮常無滅卽非墮斷斷常不墮何事非真故妙法者卽觸事之麤也嗟乎麤妙豈有常哉顧其所明如何耳是知凡緣所起因地不真果終紆曲比來去佛甚遠龍象蕭條黑白之徒邪正不知菽麥無辨合掌禮佛心在狐狸剃頭爲僧志存俗諦以至千態萬狀不可名言皆由最初剃染之時因地不真耳余每念此雖浪跡江湖將四十年初未嘗輕爲人祝髮命名非無慈心也良恐以小慈傷大慈耳某來吾語汝汝痛體之凡百脫白離俗者最

紫柏山志
初當審其因地發心真正倘無委曲相決當披剃
或吾遠近無定音問不接卽懸老人禪影剗染授
名亦不須執滯直空圓成其勝因勝因卽佛種也
因不勝卽魔種也魔佛難辨某其慎之偈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真實難瞞頭上天分付春潮帶雨
客歸來快上渡頭船

夢覺偈

夢中知夢將入覺中覺中知夢將證我空我既空矣
孰爲雌雄

宿石鍾寺 并序

乙未三月紫柏道人有曹溪之役偕二三子信宿
湖口石鐘寺寺據山水之勝纔一登之萬有盡洗
夫浮生聚散不殊漚花惟達人貞觀視聚爲散視
散爲聚怨歌不廢而思本無邪二三子因請留一
偈以作廣長舌相之前茅偈曰

湖口山上石豈惟千萬片征航肯暫收法句皆題徧
片石一伽陀瞿曇開笑面遊人聽好音獨許眼根便
萬竅忽怒號長波吼江句我將生心會睂宇已閃電
夙慕石鐘寺寺逢僧未見轉經了不難彈指知幾轉
千里步初始行行敢辭倦

獻旃檀偈

獻者是香香外無人能所路斷是香誰受受者不可
何況獻者如是觀香香卽導師徵受香者奚如枯木
以是之故香總無邊等十方空

釋廣百論

眼中有色識死人應見物識中有色眼識去眼色隨
死人如見物何名爲死人識去眼色隨根境同時去
據事觀不然能所反復推生者不見色何況乃死乎
理極情自忘情忘識卽智以智觀根塵譬如水洗水

擇仙偈

身見難消金石輕何須更願學長生試觀父母情非
有始見幽宵照世燈

贈周叔夜偈

處處春風處處花問君何地是根芽簷前松曲數椽
朽脫却袈裟更起家

觀轂偈

并序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予曰非但埏埴戶牖輻轂
然也卽自身徐察之耳有輪廓而輪廓有竅虛通
耳始有用乃至眼鼻口等獨不然乎雖至愚舉一

紫村尊者集
根以例之則餘者自曉了矣偈曰

觀轂知一身觀身知天地是觀善昭廓至理靡弗了
至理本心有日用欠深視故用而不覺是謂衆人耳
直下洞了此孰非大覺尊大覺吾尚得何況世中貴

究昏偈

譬如人醒時倏爾昏住起此昏從醒有是則不名醒
離醒有此昏一人寧有二往返細研之昏根植何地
於此忽然透疑情直下釋

旃檀幢偈

并序

去冬牢山主人謂余真州吳生出所供旃檀幢啓

不盈尺剖面爲門啓門而視中等虛空千佛忽現
主伴重重如絜黍聚立而眉繞須彌目湛大海無
不畢著巧奪鬼工見者驚絕殆不可以智識測非
目力能窮也此夕吳生省余梵川燈前復及是幢
且詫曰安得天劃神鏤而於不盈尺具一世界耶
余喟然嘆曰吳生吳生安知生不生如知生不生
則芥子可藏虛空牛毛可納滄海而況是幢乎且
蟪蛄以蚊睫爲世界蝸牛以濡沫爲濤瀾此皆以
小爲大也大獨不可小哉故曰以小爲大小非大
外以大爲小小非小外小非大外則何小非大大

非小外則何大非小何大非小則一豆之中間關
莫窮何小非大則八荒之表密邇非遠良以大小
生乎情見情忘則何爲而不可耶文子薦此則牢
山之無風起波若之承虛接響將非螻蟻拳宮之
夢哉偈曰

本不盈尺所藏無量凡聖雌雄不可情想如心未生
量包虛空微塵刹土像現鏡中一念旣起卽落邊際
知周五尺棄海認滴小大劍立鋒芒難犯苟非忘我
心碎形段文子勗之無往不吉我語尋常遵之獲益
刻畫之功施之三寶苟善用心何技非寶

孫仲來書經薦母偈

此法極微妙亦復極堅固微妙者資父堅固者資母
孝子未投毫亡者生善處况乃字積句句續積成部
各各自心力有亡皆獨露日用而不知摸鼻疑是鼓

爬癢偈

南泉庭前花紫栢背上爬兩者並舉似雌雄看作家
蟲偈

成堆蟻蟲有誰知也解申頭與展眉若把法身輕抖
擻總教枯殼逐風飛

禮諸祖道影偈

衆人昏昏見影謂假見形謂眞智人不然知形生影知影生心心無生滅安有古今以無古今生尚不有况乎有滅不生非常不滅非斷作如是說能如是察影影形形智德無闕

香供偈

心外無香香外無心譬如身手身外有手決非已手手外有身決非已身身手不疑香心了然以此供祖祖必欣受受非事理成就就住惟其無住施者之福寧有邊際以此薦親親無不超以此祝君君無不福衆人半目睹香非心聖人眼妙見香非香惟吾曹溪

香心無常兩者不成就一切用爲毒鼓聞者耳失夫耳用眼牆壁觀樹香之所作無可不可爲人之師爲地獄主香乎香乎栴檀非名孝心爲指並熟千古端雍知此不枉爲子熏續無窮烟靄其後

禮六祖法供偈

師本賣柴漢天機何其深一聞金剛句直下悟自心既悟自心已胸中復何事迢遙向黃梅槽廠充賤役用石墜腰間八月齊食頃米熟機相投夜半入祖室密傳聲如雷聖凡若鼎沸師聽不以耳直用眼觀取衆人則不然廢耳聲不領是故應有住能所角然立

惟應無所住生心境無咎無咎無不心何物更爲待
分別雖熾然譬馬見自影了知身出故時見不驚異
若見餘物影馬驚何足疑惟不見餘物驚疑從何起
自心取自心佛亦不印可離心求法者曹溪水不濕
大哉至人慮必以誠爲本誠則偷心死心死性自靈
靈則無不照理事皆不成卽此不成就能成就一切
譬如隆冬時萬木凍欲折陽春一夕回光輝無不露
是謂誠生明非照光圓滿吾師得祖心祖心不欠少
師心不增多得心本無得無得而心傳永作世間眼
重昏須臾旦吾曾讀壇經得師心自知亦無得而得

用處習爲障心明力不逮於是恒痛泣仰憑冥熏慈
旣失復乃得今獻法供偈剖析微知見於法苟不昧
乞垂慈印可

白茫遇虺

并序

吾禮曹溪至白茫將買舟北還沿岸登舟見一虺
毒焰熾然怒目呬舌不覺失嘆嗚呼云何忽生之
前本然無二忽生之後乃萬其趣是誰負汝汝恨
不釋積而成毒形隨心變受此毒狀無擇智愚見
汝必殺吾觀汝性與佛無異視汝如佛偶因不覺
暫時迷墮一朝知毒毒本無根根於無性無性無

我無我無人喚誰負汝人既無負汝恨何懷雖然
一迷永迷迷而求覺苟不籍佛祖寵靈慈悲熏炙
方便旁擊則寐者終難寤矣今有人於此有少忤
懷遂抱恨不解積而成怨怨必終報報則必復如
我輩人見此雄虺痛當自反反而有終必證圓通
大悲爲侶度諸愚蒙反而中止非虺不已智者思
之寧不毛豎偈曰

祖師之鄉產此雄虺見人不嚙嚙則必死慈悲薰蒸
翻爲毒具不善用心乃至此耳如善用之一切毒具
博施之資吾禮曹溪行至白茫見此毒物內心自慌
我若懷毒心毒形彰自然之理何必商量籍祖慈力
小毒必損大毒敢藏言而不行必受其殃

示弟子

目前一切境皆自心建立離心覓一毫譬如兔有角
人不悟自心見境乃分別遂被好醜轉長劫無時止
或報人天身或受羽毛等強弱互相噉如已口嚙指
又如善畫者畫出如花女容顏世希有忽然生癡心
乃謂是實女相思病至死不悟自心出醫王何自來
咄哉呵病者自畫自生着何異口嚙口病者聞斯語
知離心無法非但此畫女凡聖法皆爾一旦癡計消

畫師本如故

偈

搜剔春光不見根雲來雲去石無痕夢中行盡風波
路醒後漁舟泊故村

又

落花芳草恣尋幽夜靜明妝獨倚樓自是老婆心不
死男兒何處不風流

又

桃源仙子昔曾逢別後重來訪舊蹤滿院好花零落
盡却於樹底覓殘紅

又

觀橋卽我橋誰坐達境惟心境自空片月在天光不
斷夜涼長嘯水聲中

示病僧

我無病時初不檢情一旦抱疾宛延難屏火燒我骨
冷刺我心種種苦楚日將漸深非天地與非鬼神使
皆我自作作空病止此真實語諦聽逆思忽得病本
了然何疑

吳江華嚴寺浮圖然燈偈示法鱗

并序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

昏此楞嚴會上如來之語也此語自古及今於中
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
能信佛語而不能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
屬若不緣明橫謂不見殊不知不見者果見耶
果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由是
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裹有未始欠缺在眼名見
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嘗在身名覺在心名
知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損然非迥脫根塵者亦
未易薦取之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物本有奈何
日用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吳

江華嚴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上凡邑之
善信有志於背暗投明者皆割其所愛易油然燈
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潛而止者同悟本光紫栢
道人聞而悅之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知本具
衆生卽如來六尺勿謂短有佛時時現百尺勿謂長
燈滅光不見法麟能知此燈傳定無盡

觸塵偈

未打打已如有疼兩頭無有中間生一切凡夫作此
見是故輪迴不暫停若人靜心痛觀察未打打已痛

何在兩頭不疼謂中疼以理觀察難解釋究竟此疼
了不疑正疼疼了果非有

登耶舍塔

未聞耶舍塔本無嶮不嶮旣聞耶舍塔心中忽嶮生
已登耶舍塔與初未聞冥正登嶮太甚自決不能登
是時究始末果嶮果是乎

與智燈

犀牛昨日與君看頭角渾然不見還本欲無言安可
得誰憐田地草蔓蔓

紙花偈

人言此花假我謂此花真紅白香欲浮作者之精神
於此觀天地離心無纖塵况居天地者謾誇造物新
智者見之智仁者見之仁通塞本無竅萬事存乎人

讀觀心論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有無無
示元復

百千無量苦苦本於三毒三毒乃有名名曰貪嗔癡
我常受其賊憤欲搜其窟試覓於身初身初不可得
再覓於心始心始不可得次覓中與外空洞無物我
及觸逆順時現行關好惡隱然若有物藏於有無處

乘理痛折之其勇不可敵若不拚性命與其死捱逼
有隙取敗績無隙我卽勝勝時觀敗際總是兩頭失
兩失求其中龜毛縛西風此觀頗有志成熟猶未能
所以憎愛間違時常失候我今吐實語信我者取則
亦如我拚命力敵終不負

示于潤父

鬚枯神索胸中不樂此不樂者本無依託推之於境
境非能捉境何所縛推之於能能非境牽能何所着
於此兩者完而得宗事會於真川歸於壑事會於真
何事非能能不害能仔細斟酌水歸於壑何滴不諾

於此頓了苦樂皆樂深慈曉汝丑午匪覺

元廣代木童子偈

試問木童子爬癢有心否有心難隨師安能與師違
是時非有無寧復墮來去廣子無心來吾適背困倦
偕代木童子信手搥不已若說是有意直下情不生
用處應不累請問誰鼻孔彌勒大頭垂釋迦山根直
吾本人非人渠亦子非子拳拳不落空倦處斬然暢
此暢曹山墮凡聖絕心路人子若有功此墮皆可測
汝若不能薦童子木笑汝

皮斗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巨燭光焰本無際皮斗罩不明
忽然揭皮斗光卽滿天地此據橫計言皮斗燭不同
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示唐凝庵

并片

凝庵詰清涼叅師師問曰曾看楞嚴否曰看師曰
楞嚴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
永不能昏如何理會答曰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
見師曰明中則萬境昭然暗中則一物不見如何

喚得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見唐沈吟次師命侍
者滅燈以掌張其面唐不知師震威一喝因示以
偈

示馮驥子

廻合羣峰裏其誰踏入來過橋雲不得尋我鹿猶猜
一喝鳴千古多生住五臺吹燈休按劍直下夜光開
有一物甚奇特可蛇可龍能風雨有人拈起猶不識
能識之則可得處處常有鬼神護不護佛語不真寔
又非銅又非鐵看來不如乾屎橛雲門盡力道不全
瞿曇到此難饒舌惟有得此如意者任伊橫說與豎

說

滅燈示六根互用

拄杖飛來一陣風
燭光觸滅暗塵封
誰知別有通天路
一道神光照不窮

示林白

一切世間音若以耳聞之能所
自然立憎愛迭浮沈
自心永埋沒如以眼觀之寂滅頓現前
所謂能所者譬如虛空骨癡狗情
瞥生垂涎橫咀嚼菩薩哀此流
分身三十二凡有見聞者隨類得悟入

丙申三月將結夏示朗麟二三子

并序

浮生閃電聚首難逢苟不究竟
向上機緣則結夏之所何適而不可哉
奚必遠峰泉而傍城隍耶故說偈見志

透則自應同結夏若還不透夏難同
一枝簾杖橫肩
上又入千峰與萬峰

聲聽偈

聲聽是一何異
水石聲聽非一誰主誰客
主客不辨情終不息
長淪聲波復性何日

偈

富貴夢不破
貧賤根未斷
兩者念後事
念前仔細看

聖凡尚難留生死何欣厭憎愛交加時是誰解敬慢
於此薦弗能坐禪非善幹縛脫分別起嫖母賣笑面
佛香庵觀月偈

一片清天絕點雲繁星不見見水輪郎君若問蟾宮
信報道寒香馬鼻聞

其二

此身自笑是虛舟好惡從他一任浮縱使風高翻却
了主人贏得浴清流

其三

智光大不思議世界須臾散作泥是事若還君未

信夢中榮辱醒中非

聞豬聲

業識茫茫不解休愚癡爲水夢爲舟無明風猛搖心
海浪大帆開未易收

其二

收帆何必更商量歇却狂心萬事康自是衆生心不
歇歇心便是法中王

佛香庵卽事偶成

觀宗父設齋特地太多事萬物有通情恐將情折理
此情化未能難入至人域我若以情觀空山富寂寞

白足肯輕移深雲睡正着略情平等觀法身何彼此
委曲隨波浪拔爾出生死竟不以此察盤桓損無益

醒夢偈

夢中地上走忽然地成水又謂水中遊忽然水枯竭
謂我空中浮忽然空消殞謂我無承載恐怖求處所
怖極忽然醒醒後觀種種不異兔之角醒中觸憎愛
好惡迭相攻攻戰情忽破當處無我所醒夢念後事
卽念得無念醒夢大導師我故稽首敬衆人不稽首
不知醒夢恩夫醒夢者識一識永不得萬古處幽夕
覆盆非故鄉迷暗豈眷屬何爲戀不舍勞彼至人咄

再過金壇東禪寺

寺前寺後行一回門外門內秋雲堆馬面牛頭手握
蛇會當以眼聽春雷

示法鐘

雲門老祖師忽問搬柴人畢竟柴搬汝畢竟汝搬柴
吾今問於子畢竟子走地畢竟地走子雲門鼻孔垂
紫栢鼻不及古今同一條莫謂有生死地走痛究竟
心開情自釋情釋地與子離卽用不虧大千不爲廣
芥子不爲窄虛空納一毛一毛包大地如是不思議
於子本來具日用暫不知知得笑不住

蘭溪示魏覺樗

初畫若有畫次畫則不就次畫若成就初畫未嘗畫
初畫未嘗畫縱使無量畫畫果成畫不若人知此意
是則庖犧氏離此竟庖犧何異我竟我

示元廣

見海不能渡疑水惟信土信水與土等驚濤穩可步
吾語最真寔元廣生恐怖恐怖不生見用處獨回護
此根從何來以疑未斷故

示楊生

此經能背汝非汝經不背汝能背此經無經將何背

經汝痛心究畢竟誰能背若謂汝是能無經汝無對
經先汝在後云何認汝能若謂經是所無汝經不立
由汝而立經謂經所非理兩者往復觀根塵當處剖

日用

塵寰終日覺忙忙那事原來總不妨舉步倘能離背
向更無岐路泣亡羊

拈花

因見一花故乃入無邊空一花既如是好醜無不同
以此觀世界雪點紅鑪中以此觀身心兔角杖打風
能得此三昧度世力豈窮愚人反此故頭頭行不通

誰悟不通者當處元虛融

沐浴偈

稽首沐浴諸佛子赤身入水見長短溫然清泠宣妙
觸香水海中同受用見有身相卽鑊湯不見身相亦
燒煮願諸佛子作是觀沛然涓滴皆般若施者受者
功不虛是名沐浴妙三昧

塵尾偈

吾當手捉白塵尾日用用之不復思一夕獨坐忽思
之塵尾是所手是能所忘能亦不成捉雖復手在無
所用旣而再思使手者手卽是所使者能手忘能使
亦無用若人常思無用者思熟無用無盡果能妙
達此境界無煩惱道出生死

斷淫偈

佛無不喜惟不喜淫佛若喜淫水中生塵塵以水洗
塵從水生水不洗水塵豈能清兩者匪惑淫火自停

示學人

等閒敲此兩片皮汝卽以我爲說法北俱盧洲舌廣
長溪聲山色分明語此卽解聽彼不聽棄彼取此乃
心病心病不空聽法難北俱盧洲路不遙如何有耳
聽不入徒自千難與萬艱兩片之皮曉曉時便謂聲

聲我解知離皮之外謂着耳面面相窺總若癡勸爾
向後欲聽法北俱盧洲領妙機

讀信心銘

吾讀信心銘口倦默然坐坐時聞簫鼓音響直貫耳
復作如是思耳若無虛空此聲何自入以耳例諸根
根根虛空等根既等虛空空非有邊際以空等耳根
根根周法界不壞亦不雜見聞嗅嘗觸及以意思想
六用皆不昧不昧而等空能所無分別苟非大智人
照必勞心力勞心失本明佛眼光卽失分別障能所
慧命早夭折忽達兩無功血脉斷而續一佛續百佛
百佛續萬佛萬佛續無盡無盡皆骨肉常作如是觀
弘願與慈悲無煩外薰炙神力不思議

舫粟偈

達觀道人窮伎倆喜怒無常招譽謗順則懽喜逆則
惱從來自狹而至廣試將老漢爲毒鼓逆順聞聲命
根喪但恐譽謗不甚多多多愈善度無量無量衆生
辟如粟達觀老漢還同舫以舫載粟無多寡粒粒教
他登彼岸智人以此而觀之譽謗真實大方便毒鼓
化作度人具苦海灘頭濟衆難濟難之人疎亦親豈
有智人惡親屬惡親必定是愚夫愚夫謗毀當哀憫

哀憫之心聞惡聲卽如赤子罵父母父母聞之憐愈
深寧暇生心怒赤子若人聞謗意不平當學達觀作
此觀謗者聞之不生怒譽者紛紛何足美喜怒須知
不獨立相待而起成憎愛若虧其一兩亦空廓達常
光無內外既無內外遠近遺遠近既遺古今喪古今
既喪誰老少無生無死真菩薩吾勸世人誦我偈勝
開大藏經千轉豈惟功德不可思東臙直作金剛聚
金剛聚兮金剛聚捏不成團打不碎有緣得而善用
之子子孫孫常富貴

弘法偈

夢中見海不能度孤立海岸日將暮退則還家路已
遠進之無地足難措萬種徬徨進退難正難之時誰
打鼓鼓聲未歇夢早醒開眼何曾有惱苦

又

醒中見海不能度回首西山紅日暮進前驚濤怕殺
人退後已失還家路千難萬難在此時不知阿誰能
救苦能救苦能救苦諦觀身心誰福禍禍福從來各
有門一心不生孰爲主憎愛場中辨僞真死生路上
分頭緒以水洗水金博金日用分明善回互善回互
善回互等閒不犯他苗稼塞破虛空老水牯

和蘇長公書焦山綸長老壁

附長公偈

蘇偈曰法師住焦山而定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間每睡無所措歸來視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鐻去此言雖鄙淺亦固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蘇子怎麼來法師怎麼住兩名白拈賊無舌能解語此意本平常遊人自多故譬如風狂子顛倒冠與屨既以苦爲樂亦將樂爲苦夢中苦樂事試問誰安措

長鬣我自裁我裁我解處無端我疑我石火電光去我若不疑我從他趣非趣忽逢明眼人未語心先許
看桃花偈

舊樹新花開共看此花不異去年顏誰知花笑人分別榮落頻經樹本閒

讀普門品偈

并序

衆生三毒習以成性如油入麪欲壓而出之雖神禹莫能也今此經云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等既曰常念又曰便離則其辭勢義理卒難消會細而味之常念則無間

斷由無間斷始乃便得離欲若然者運東溟之水
救束薪之火理必然也雖然恭敬而常苟非大明
至勇者其誰能之且恭敬與懈怠勢不兩立苟見
理未定染習力猛理不勝習十戰九敗如猩猩指
酒而怒罵於怒罵中冥遭習轉不覺不知去而復
返酒香染神神醉氣疲罵力忽成軟暖以口吸酒
是時也不知有利安知有害不知有死安知有身
余故曰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者復三毒而鑄
三德非大明至勇孰能臻此偈曰

恭敬受持此經現前此經現前觀音說法眼聽始玄

不以眼聽却將耳聞玄妙之聲成愚癡雲雲埋慧日
長處覆盆讀此經者恭敬爲本無擇長幼佛性爾審
作如是觀韋天護念若已頭目愛惜無倦

心塵無性偈

心不自心因塵而心塵不自塵因心而塵因塵而心
喚誰作心因心而塵指何是塵兩者既悟萬法通真
送悟慈省親偈

此身敢問自何來四大分明土一堆就裡有恩忘不
得西風落木渡江淮

示禪人

流水松風總舌頭真言萬古轉無休若將兩耳終難
聽合調還須死髑髏

示申知離雄心偈

并序

夫雄心者有不雄者爲其母今有人於此不得其
母而欲強制其子是謂子制子子終不服惟得母
者可以制子也故曰銅山崩維鐘應母嚙指而子
心痛皆以母召子也子孰不應永嘉云不離當處
常湛然子耶母耶知此者是謂得母

雄心若可銷聲伎片掌應須置岱嵩欲海萬尋終莫
測愛源一滴竟何窮

書經薦父母入蘆山塔偈

我父生時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時我未
歸一抔之土孰拵骨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
山積丘山刳壞終有崩刳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
書此經字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經經中之王
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黑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
法證實相如戰有功得髻珠願我亡父持此寶徧照
十方餒無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
酬至德無所從慶我離塵爲佛子深思婦人姪業重
堅固難拔等須彌須彌可傾姪難斷津梁苦海須聖

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先戒殺後姪欲先姪後殺惟
楞嚴是故報母應仗此南無無上楞嚴呪消母姪業
如天風片晌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聞
法得自心一切萬法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
聞者皆出苦何況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
願二經入此塔塔亦永永無圯壞風鈴宣說諸呪心
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因緣若至時放大光明照法
界觸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百
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證知法僧人天
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呪願護此

經如護眼在在處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
書經亦如是哉若成佛報汝恩如我今日報父母

碎甲偈

并序

天折地裂物莫不驚髮脫爪枯而人不覺設或覺
之則與天折地裂驚無不同者此義甚微徐而思
之思而知之知無不覺覺無不驚驚則不忽不忽
則饒則天本不裂地本不折髮本不脫爪本不枯
偈曰

機無精麤見者用之纔欲生心機則成疑疑復不覺
天裂寧知麤者如此細者轉迷根塵廓落碎甲導師

豆佛禪師起龕偈

百戰爭山河埋骨只數步
千斛豆念佛佛夢今朝破
凡聖情枯時根塵瞥然墮
起龕佛威神虛空合掌賀
彌縫何處埋法身忽猛露
豆佛若有靈當面肯錯過
雖然如是且道起龕佛事
畢還有出身路否咦從來
心外無毫髮掘土埋人心
用心

豆佛禪師懸真偈

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
法可思惟登時豆佛全身
顯面面相看幾箇知咦雲
山頭角露流水斛譚經

豆佛禪師停龕偈

安樂巖前路不差紛紛黑
白開烟霞須知今日停龕
處雨霽叢林報覺芽

豆佛禪師撒沙藏龕偈

一把吉祥沙安樂潭中撒
藏龕千萬年兒孫常秀發
沐浴畢偈

入水出水中邊何在纔稍
停思滿身白癩

示安公偈

安公患足疾紫栢施爪甲
適然爬癢處根塵頓廓落
是時問病足利口請置閣
此意頗平常智者摸不着
問本亭偈寄岷巖鄭居士

清淨本然問本然瑯琊長水舊機緣五峰雙澗亭中
客七塔一池爲我嚴

空谷偈

萬人呼空谷空谷一齊應人谷若知萬兩者皆有病
病在心生時早出人谷境寵辱若萬人驚若空有應
譬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以比量智人谷理自定
寵辱不重辨驚理人谷鏡

粥偈

一碗道心粥勝飲人參湯米豈有兩般須知在心腸
細人不惜福徒自日損傷智者慚愧重心田種日香

示匡石居士

分明大地本無塵水火何曾有異真燈下研窮悵然
去朝中還是夜來人

弔沈母偈

地水火風處處有遇緣假合成身首達人了此遺生
死是名真得無量壽尊堂報盡還其本地水火風不
可混以情觀之有死生以理推之無加損山高水深
不改常桃紅梅白皆配色一度花開一度春年年昆
季增悲泣

次邸店偈

此邱喻三界嘉賓若驟雨忽散而忽聚明示無生旨
其奈翳眼人當面不遑視有問臺山路出門驀直去

斷峰偈

古今不可得孰覓前後際生佛不可得孰立真俗諦
爲有下劣故寶几與珍御爲有驚異故驚奴與白牯
皆隨衆顛倒曰此緇此素素因緇得名緇非素無謂
究竟緇素間了無真實義前後並真俗言際亦如是
窮際際不有斷將安所寄直下心言絕眨眼涉思慮
木人拍手萬峰頭石女崖前笑相覷

示僧

祖宗一片閒田地無奈兒孫懶不耕日久歲深荒沒
盡苟非的骨謾翻騰

憇古岩偈

人生誰百年轉眼卽來世浮榮鏡中花苦海無邊際
楚漢競雌雄只今成何事奚若守心城護此光明地
却燒渠不然煩濁渠不穢靈機統六門出入洩真意
勸君觀岩石龕內佛是你苟非大丈夫未易承當去

示于中甫

直下寸絲渾不挂熱屎潑人誰不怕披毛戴角解翻
身跛跛蹕蹕活卓卓

觀射偈

空含箭跡箭穿空空箭難分體異同若謂空中無箭道分明箭過於空中空玄含箭難觀跡箭妙穿空不見踪假使箭空微有礙如何彼此得圓融

沐浴碧雲禪房觀羅什道影

一光東照法被支那雖義有淺深乘分大小皆金口所宣也至於譯經者流無慮百餘家若夫文質精到逗機不爽無越什師子素欽渴慈雨竊恨不得並世而生一奉瓶錫萬曆歲在癸巳春信宿碧雲寺辱雲莊禪丈爲予設浴旣而慶覩什師道影

於其禪室再拜稽首而說偈言

稽首羅什師文字般若海澡沐如來言鮮潔流法界愧我生末世不遑奉瓶錫徒瞻尊者影痛生殷重想冥藉慈悲力拔我出愚垢澡沐知見水潤此實相印不待鑿乾土坐飽般若漿無擇聲與色及以牛馬音戲笑與唾罵土石諸荆棘皆語言三昧雲莊聚寶山松下迸玉髓汲引繞階砌流入香積厨轉冷爲溫泉雜以諸藥草乘熟貯木盆直作香水壑愍我行脚倦衣弊風塵集拋擲清泠中沒頭兼浸足辟如春波裏殘水蕩能幾妙觸宣明時根塵不可得伸手摸虛空

虛空寧有骨却被什師見吟吟笑不止咄哉呼稚子
莫以眼觀眼眼若能自觀終非是已眼眼雖不自觀
已眼非不有子能如是解益卽廣長舌出沒舌相端
不被舌相礙是謂如來使亦名觀自在若人擬澡沐
先當知此偈不知而費水功罪誰復據

五常偈

南無仁慈佛愛人如愛已此心常不昧如來卽出世
南無義氣佛愛人必得所臨事不苟且立地成正覺
南無禮節佛事事要明白長幼序不亂世尊卽是你
南無智慧佛變通無滯礙扶正不扶邪化苦而爲福

南無信心佛真實無所改一念與萬年始終常若一
如是五如來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滅度
我願一切衆死生與好惡務須善用心莫被情欲轉
生時佛不死死時佛豈滅不滅不生處此是吉祥地
伍員申包胥

伍員包胥初爲莫逆一曰亡楚一曰存楚員若忌胥
豈能亡楚胥若忌員亦難存楚兩人如鏡遞互相照
本光不昧大用現前擔荷不下擬心進退是曰野狐
非師子種

不變隨緣偈

始從一塊金造出諸鳥獸鳥獸亡其本鬪爭分彼此
智者見之笑愚者見之怒笑則鄙其癡怒則助其鬪
我觀天下人助鬪何其衆笑者萬無一惟願乘佛光
怒笑俱照破逆順恒自在

讀東坡贊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石子不思議神力大於維摩詰能將過去毘耶
室普令觀者如見掌三十二士不二談口門滾滾川
江注病夫無語答文殊耳熱面黃口寂默聖凡乘隙
亂雌黃到頭誰解知明暗現成香飯圖一飽飽觀妙
喜延復促師子座高三萬餘菩薩更多容不隘方丈

無增衆不減如燈互照無相礙我觀蘇公更巧奪劫
掠夢中石處士復將維摩置腦後遲已自在神通句
卷舒語默臂屈伸壯士寧費纖毫力善使觀者駭且
驚豈殊胡蝶遭風雨紛紛紙上尋入路競覓高堂避
漂溺自笑老漢旁弗禁一拳打倒肩山子奪得驪珠
光更奇覆盆頓教成曉國胡蝶夢回春初霽毘耶城
裡人方語

陸太宰手印偈

并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死生之前茅必發端於老
病老病疑危之際雖有孟賁之勇神禹之智莫能

施也今太宰臨老病疑危之頃而神不撓手印堅
持老病不能累望其肩宇而氣色澄明豈非一生
心力精堅之明驗乎達觀道人因問疾目覩其事
贊嘆說偈曰

手印堅持衆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
是不能覩卽壞不壞智者了然衆人驚恠

題金壇龍山圓通庵四佛臺

一身千間屋猶嫌住處窄四佛共一臺欣然各相得
凡聖本來同迷悟乃成隔呵呵會也麼桃紅李白
春將半明月清風調不同

示某念佛偈

五十八歲前汝果年多少於此痛觀之多少年便了
了得好念佛未了念佛早生歿從身有離身何處討
兩人未見我燈光如天曉還家仔細參邪路爾勿造
慈音母難日偈

慈音今日生慈母得身輕般若煩誰轉金輪說法聲
能將毛孔聽日用顯威靈誰料慈音舌金剛千尺丁
示石門故倪道人偈

來時無物去還同來去分明鼓橐風若使亡靈知此
意眼開眼合有何蹤

破生歿心偈

現前分別心畢竟生何處若使生自心境無孰爲地
境能生分別境豈分別境設謂相因生兩無難成合
合無不應理終入自然計智者痛觀察癡人輕放過
於此寬不究生歿心難破

示紀禪人

并序

紫栢先生往讀東坡觀音贊最愛其呼者若自痛
則必不能呼今聞紀禪人渡江之險於險中排遣
初雖自覺有力至浪愈大風愈高則終不免被風
浪轉却此禪人不欺之言也雖然從此不欺於逆

順境緣風波險處勉強排遣日久則信位可入也
因而說偈遣禪人稍爲精進之助云

千波萬浪一舟危勉強支吾能幾時試問命根將斷
處就中誰是大悲師

母難偈

我娘生我我無生久負我娘一片情今日尹山炷香
者爲娘請得忝方僧

住山偈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
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觀花偈

江上芙蓉開花含秋波奇風搖疑顧盼遊子心魂癡
花豈有子心子心何不思以思思心前自悟花汝師
此意頗不淺心開輪天機

明暗偈

設不點燈暗則滿前忽點燈時明無缺圓暗實有暗
明何從生明若有明暗何從形每作此觀根境蕭然
蕭然之時濕無中邊水當寒沍堅相難除水當和暖
融相本如明暗永水以類萬物一物得入物物皆蜜
蜜有邊中佛難分析分析不能攀緣自寂見徹觀熟

滅生逆順宰割虛空千古一瞬孰爲滅度孰爲出世
乘智願輪而權而實權止兒啼實則自畢明暗吾師
曷忘其德永水吾友敢別好醜舟泊南徐楊枝吾肘
無隱齋頭鎮江閘口奇郎代筆知郎點首同行皆睡
夢翻筋斗

廬山黃龍潭募供佛燈油偈

并引

夫火不自傳必假於薪薪亦不自燒必假於火然
謂薪盡而火滅則非達人之見也何者蓋薪有盡
而火無盡故也若火有盡凡有薪處則有火凡無
薪處則無火矣今則不然以方諸向月以盤承之

卽少頃而水盈盤矣謂此水果從月來若微方諸
則獨月不能流水謂從珠來珠不待月珠何不水
出謂珠月合而有水此又不然初月與珠各求其
水水皆無自寧有兩無合而有水乎世之君子果
以格物致知之學不爲分外當徐而察之薪盡而
火果盡乎方諸與月果合而流水乎如察而久之
誠積將明一旦悟通然後知形而上者未嘗非器
也形而下者未嘗非道也若然者則我日用之間
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是非榮辱境逆順身心勞
逸穿衣喫飯屙屎放尿寒則索衣饑則索食順我

則喜逆我則瞋者亦當徐而察之器耶道耶道耶
器耶必自了然矣廬山黃龍潭有金像毘盧遮那
佛毘盧遮那者此言光明遍一切處既光明遍一
切處矣何假於燈盖日以照晝月以燭夜繼日月
之明明於無盡者惟燈爲然聖人欲人卽得得意
意得象忘此又大覺末後句也奇男子何必登黃
龍觀佛像然後開悟卽共兒女團圍於燈燭光中
夜飲懽歌酣睡之後睡熟酒解微開醉眼徐察此
燈之光從油生耶從燈薪生耶火自明耶倘於此
際一旦悟光生處管取者醉漢不須三大劫修行

立地成佛在襄陽君子不以達觀之言爲狂能采
聽之則黃龍化主檀越如麻矣偈曰

廬嶽黃龍潭乞油供如來不知誰有緣懽喜捨淨財
用買香潔油然燈照佛臺光明永無盡聞見心花開
油亦從水出水偏與火垂戰爭兩不已水去油火偕
此理甚微妙知行世莫猜緣生卽無生道器本同胎
胎產無量佛皆從光明來願諸施油者皆契毘盧懷
承恩寺十景偈

寶獅巖

尾拂青天首撼空等閒一吼怖毛蟲文殊老漢騎將

去遊遍十方塵刹中

臥牛池

不臥蒼龍臥白牛大千世界角尖收尋常顚犯人苗
稼雲影天光水草優

千峰菴

路在虛空不在塵白雲堆處臥禪人春來一雨千峰
淨樹杪泉飛五朶新

鎖鳳橋

鳳舞龍飛恐不歸石梁爲鎖永羈遲相逢苦問僧多
少萬指森森繞硯池

廣德刹竿

旛動鈴鳴調豈同曹溪設道不因風魚蝦若許平田
擬今日桃花舊日紅

五眼泉

五眼人人本自周無明地迸豁清眸若將橫目分凡
聖兔角挑雲過別丘

涅槃臺

除却身心問吉凶分明宰割太虛空涅槃臺上清秋
夜萬里無雲月正中

成公塔院

寶地空林落葉多先師靈骨在洪波荷鋤擬斲水中
月輪我拋香禮上坡

洗心軒

覓心無得洗心方熱惱都教當處涼若使遊人知此
意松風水月舌根長

觀音塚

萬峰深處普門開道骨寧甘火宅霾大士果然煬帝
子麒麟何事產牛胎

照身心偈

身若卽心誰是身心若卽身誰是心身若卽心則生

夢林老人集
三
灰何來心若卽身則煩惱何在身心了徹疑不生卽
此身心真般若般若現前身心空身心雖空身心在
此身卽是真法身此心卽是真妙心法身本來無生
灰衆生迷之生灰起妙心本來無煩惱衆生迷之煩
惱擾自達身心水卽波尋常日用頭頭偕相逢不是
兒女戲身心不悟真狗彘况乃人爲萬物靈大事不
明須怖驚怖驚日久諸佛憐變身爲我說無生眼前
早晚相見者誰不脩堂點佛燈佛燈雖點不照已開
眼如同夜裏行

初于聞中入流亡所頌

百戰將軍未肯降太虛空裏割疆場凍雷出地醒殘
夢別有梅花一段香

豬偈

養豬充口腹因愛結成讐豬若知此意終朝不食愁
愁兼與不食豬灰肉有不頗賴豬未知肥肉過汝喉
終來汝作豬還須償豬油此理果弗謬勸汝養豬休

文薪偈

若微文字薪觀照火無附若微觀照火身心薪不然
薪然俄成灰灰飛身心盡湛然實相燈光明無内外
自燒復燒人一燈傳百千百千傳無窮終古常若旦

十方無夜時文字薪功德是故有智者卽文字得心
心外了無法文字心之光以光照眼根無色能待眼
以光爲雷音耳聞耳識空以雷爲妙香鼻嗅鼻無得
以香爲上味舌嘗嘗卽智以味爲觸塵覺觸身根遺
生处在何處龜毛縛兔角以觸爲法則五塵落謝影
緣非因緣變分別變所緣影影各具三種子習氣現
雖經千萬劫六根更無量四生七趣中浮沈難可數
種子習現等熏種影不亂不亂各有則故以法則名
我作文薪偈名緣因佛性熏汝了與正實相燈傳永
無論寃與親皆入光明海

釋中論偈

并序

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
去此偈明何義良以未去爲正去之因正去爲未
去之果正去復爲已去之因已去爲正去之果用
是觀之正去不能自去必假未去而有去旣必假
未去而有去去本無自性旣了去無性未去已去
皆然譬如中有中間則有兩頭智者了達此三時無
去來去來亦不昧

未去不名去已去不名去離已去未去去去誰去去
又離正去去已未去不得離兩有中間斷無有是處

離中有兩頭亦無有是處我以差別智往返推去來
龜毛與兔角有名而無實於一法見徹於諸法不疑
於諸法有疑於一法未了若人有善根頓達是偈已
一切修多羅洞明如指掌拳手與屈伸卷舒得自在
光明偈

無量光明藏隨緣用不同始終若有性事事豈圓通

勉少年偈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
吾聞老屠叟與客宴笑間呼客客疾跪客面無怒顏
跪久竟無語仍呼客共餐客疑敢問叟此跪何所以

老屠舒徐言少年登高科未經貧賤抑此跪若不忘
平生用不盡子房進履後圯翁骨已朽至今聞其風
使人毛骨竦跪者埋黃土相國付流水此跪無今古
聞者無不勇此勇遇聲色聲色不能惑此勇治夷虜
夷虜不敢忒我願以此勇日用持不忘在在極樂國

午齋偈

并序

予有泉石之疾久患未瘳偶午齋未訖山水忽臨
不覺眼根食色舌不廢味自笑自癡說此偈耳
舌以飯爲食眼以色爲食舌眼一時食次第非次第
山水富烟雲菜飯醎酸具是同是異耶本是一人事

此中覓能所如人手指鼻鼻外若有手是他非是我
此義初明白豈煩求索得

病偈示通方

人人無病時自謂生鐵鑄及至有病日何止軟如絮
四大互增損衆苦靡不至所習佛知見試之了無濟
病中難作主臨歿豈不錯一錯千萬劫稱錘沈海底
若欲出頭來須待馬生角安得奇男子病時如不病
寒熱交攻時寸心安若海驚濤恣潑天濕性初弗改
卽此不改者了達譬指掌開握與舒卷壯士屈伸臂
病猶羸劣夫病者如壯士相角勝與負愚者亦可決

況復有智人於此何疑惑知病虛不有般若頓現前
纔覺有微苦般若卽隱沒病苦與般若何曾是兩物
清涼及熱惱剎那順忽倒病根在何處病者自尋討
一旦得其根病愈呵呵笑

聞鐘偈

根中若有塵塵中若有根根塵旣交叅能所互不斷
根中若無塵塵中若無根根塵不交叅誰先復誰後
真妄各有路同行不同入入則頓了知未入徒支離
是事大不小大雄始能了

禮四祖偈

南無四祖信大師童真便知求解脫苟非夙具靈骨
來憂深慮遠何至此一朝狹路逢獰老當頭一椎迸
臭汗了知縛脫兩頭語黎奴白牯常爲隊臨行接得
無姓兒窮家破具從他紹多情突地出黃梅賺殺牛
頭貧徹骨人天自是失依怙抱賊叫屈誰相悉銜花
百鳥覓踪由何異層冰求烈燄我懸狗馬心已久帶
疾慈光一稽首惟願我祖憐弱喪灰生夢中頻拔濟

禮五祖偈

稽首五祖忍大師片時不計計長時山前山後種松
子松高引得鶴來棲鶴來弗解騎鶴去有去有來非

所慮長生固勝短生多莫若無生灰亦住一朝釋鋤
拜牀下法道可得相分付堂頭嫌老許再來只顧問
娘匪問父賺得阿娘肚忽大舉族紛紛爭痛惡一身
子然無所依敗堂冷廟延朝暮生兒便會道無姓觸
着堂頭心上病西來衣鉢總交渠赤卵咆哮行祖令
十方諸佛縮却項嶺南獍獠神通廣獵人隊裏覓生
涯七百高流空腹脹蜀道難行世所知誰云傳法命
懸絲我常深夜念及此世間想淚沾緇衣今日濁港
灘頭過離娘墩前草如故西風落木行路難子母恩
情從此破

聖凡偈

兔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
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微顯台宗性惡妙旨偈

稽首十方三寶尊未來過去現在者
我今哀求請證明惟願冥顯有加被
三際不離一念有豈離三際有一念
譬如一指有屈伸廢屈立伸血脉斷
染淨亦隨緣所熏隨緣善惡二相顯
顯者可見謂之修不可見者謂之性
性惟非性自不覺不覺不離染與淨
了知染淨旣如是一指屈伸奚足病
屈伸離指不可得染

淨離心亦何有心卽本體染淨源源亦非性
寧染淨惟有悟心方決了決了始知台宗妙
台宗之妙在性惡性惡三昧三昧王一切
染淨橫自在皆藉性惡功德力盲師不見
性惡玄廢染立淨壞佛體弟子仰仗三寶
力述偈微顯台宗旨更願見者及聞者同
悟性惡利含識

臘月八日供佛乳麋偈

如來成道是今日成道畢竟何所得
我等今日未成道未成畢竟何所失
現前大眾當痛參透乳麋用鼻嗅
莫憎此是孟浪言言字字塗毒汁

蜂觸紙窓偈 二首

縱使千飛與萬飛心因境有豈真知但將能所俱拋
却不假鑽研透不疑
來時初不有遮欄纔欲投明透便難若肯反觀來甚
處去來何路不天寬

示徐孟孺偈

掉轉頭來一拍時就中無地着思惟徐郎覲面知歸
處始信春來花滿枝

聖智偈 并序

若謂念未動是聖智則了得念未動是聖智之知

此了涉念耶不涉念耶涉念則有念定不能測無
念不涉念則念既不涉知亦本無謂了念未動是
聖智此了何異虛空揣骨思之
聖智昭然休更覓山河之外別無靈但能當處尋生
滅方信紅爐有剩水

雷郎吃茶偈

念未生時誰吃茶寧知茶不自噉他就中別有通喉
路滴滴須教成露花

芭蕉菴聽雨偈

直謂重泉樹抄來絃絃巖壑起輕雷何須方外尋幽

僻城市雲林趣不乖

雨打芭蕉一樣聲聽來迷悟太分明
桃花只許靈雲見敢保盤山夢未醒

皖公靈跡

行盡千峰與萬峰飛泉響自半天中
背巖有路通幽處流水桃花問皖公

示宇靖偈

春來誰不愛花紅
驀地東風起太空
艷冶凋零一條
看此心無處不虛融

逆順偈

姪怒無常總是渠
逢緣逆順通乘除
從教伎倆翻天地
幾度推尋失舊居

偶成偈

天上人間勢利同
但將罪福判雌雄
達觀老漢偏奇猾
慣解藏身兔角中

宣州興教坦禪師偈

并序

宗門武庫溫州牛氏子
世業打銀因磨洗銀瓶次
有省出家號宣州興教坦禪師

恠底牛郎業打銀
銀瓶磨次現全身
廣長舌相無多子
獨許渠儂見得親

應事粘滯不覺失笑賦此

賊後張弓悔已遲更教賊後笑愚癡何當明鏡無留礙妍醜難瞞不屬知

寄王元美

法身有口能噉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遙知已相委願垂一語印愚情

悼王方麓先生偈

木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別還同竹篋勘癡禪

無題 二十首

丈六金身賣酒標一朝爛醉睡如貓牡丹花下春風裏多少馨香帶露飄

狂心未歇似猿猴日夜翻騰者髑髏一把無明火燒却紫烟堆裏好回頭

莫待焚燒始轉頭正當強健好調牛皮膚脫落全身白水遠山長任自由

水國微茫坐入禪六銖縹緲散花天只今靈骨無尋處風雨蕭蕭送客船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南傳底事青山白鳥水聲中

百尺危梁架碧溪行人到此莫思惟浪花風捲晴飛
雨掉得頭來已濕衣

縣空架地力難移惟石爲腔蘚作皮無孔鐵椎敲便
響禪流直下不須疑

道人無住不悲秋何事扁舟帶月浮白雪陽春誰接
拍石門流水暗相投

君家幾箇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任教千萬
斛此中一坐自全消

浮雲初不染虛空起滅從交淡復濃若使身心成兔
角應酬萬有自春風

白鳥銜魚上釣磯漁翁初不涉思惟水天空濶相忘
處坐者坐兮飛者飛

萬別千差總此心誰融大地作黃金愛憎交錯難銷
處多少男兒被陸沈

春來花草興綢繆丹室珠林挾妓遊盧舍那身隨處
現醉中幾箇解回頭

空林何處夜鳴鍾踏遍蒼苔叩梵宮此會不須言底
事相看箕踞月明中

萬別千差總不妨無心觸處可相忘雖然六入如空
聚見豕何曾喚作羊

春來樹杪百重泉飽飯眠雲聽不厭若使陶潛知此
意何須弦斷始無弦

阿娘奶頭大如斗不食小兒見之走飲乳輸他親所
生一口未了復一口

廣長舌相覆虛空大地山河舒卷中若問人天何處
着歸宗口裏有拳容

凡當我處皆非我我若無時我始全縱使虛空爲辟
喻虛空我後我曾先

流水青山笑我癡涉川絕嶺慣忘疲南來北往緣何
事一線真機世不知

究心想偈

并序二首

皮毬子曰一心不生爲善無地况爲惡乎故無論
逆順境風扇中則念之生雖有心擬禁而不起無
是理也但起善念當勉力而充擴之若起惡念當
究此念是貪耶是瞋耶貪近淫瞋近殺淫之爲過
過莫大焉殺之爲禍禍莫甚焉我清淨廓然之中
而忽生此不祥之念幸而有始無終則過禍似可
逃也不幸念起而始終之小則殺身喪名敗德大
則一墮阿鼻魂靈受罰一日一夜萬劫萬生卒難
出離且我此身究其所自初本於父精母血雜而

有之現前能分別之心初本於父母交邁之時不達前境唯心乃受境惑故男子投胎時於母作可意想女子投胎時於父亦作可意想既而此想身成之後不名想而名心矣此精血雜成之穢心主之後不名穢而名身矣故有智男女解作此觀觀久得力則於飲食男女之間雖境風扇鼓自然念不生也噫念果不生則向之清淨廓然還復入我手矣故曰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耘來方始休至此然後說栽田博飯喫無愧於心焉若未詣此祖翁田地尚屬別人管業我安敢妄想偈曰

腥臊交媾始成身中有貪淫卽識神兩者若能看得
破何妨寒凍作陽春

祖翁田地賣年深執券風塵何處尋見說豺狼與狐
兔荒寒荆棘久成林

行昌刺祖偈

智識偈

行昌刺六祖却被六祖刺世人誰得知豈非冤枉事
五識攬性境是名因緣變行解猶未起名言豈能及
同時意忽生五爲退殘客五退六旣進六攬獨影耳
由塵發知故此知非本有由知塵現容此容異晴空

了知不了知識智競分路識則假名賊智則克家子
熾然善分別我法執漸釋入流而亡所所亡能亦失
能所無地時輾轉搖不息

示于中甫

國賊患在智心賊患在玄三又乃見刺諸塵解脫源
龍潭虎豹窟驚悸雪松邊

示于潤甫

六祖本樵夫悟心乃成祖此心是何物證之邁今古
非獨釋迦然仲尼亦復爾如若道未聞雖生不殊死
止道道奚聞最初從信入堅持久不惰自然人指路

遵之直截行寸心勿回互世有毀譽風此是諸魔使
遇之力愈堅始信真定做一點疑惑生無媒自招禍
苟非英靈漢逆風難把柁

淨土偈

心淨佛土淨心穢此土穢淨穢既在心如何別尋理
但觀心未生淨穢在何處此觀若透徹眾罪自消滅
不待蓮花開香光從口發南無阿彌陀佛卽自心覺
覺卽情不生情生成殺佛殺佛墮地獄難生蓮花國
能使情不生彌陀自來迎蓮花爲胞胎永不作衆生
念佛雖不難難破逆順關逆順關若破始面彌陀顏

白警

衆人關意處飲食男女耳我輩所急者治心藥貴止
正時不由觀茲止非盡美止觀相爲師循環妙無已
現前赤肉團善用初非累誰謂臭鬻體金剛堅莫比
色生空匪殊波水謾彼此古德曾有言亡僧痛爲子
當陽旣不薦白骨爲汝死回首石樓凝覆舟華亭耻
死生等戲具心了何足齒

吃水齋聞鼓偈

我昔吃水齋幾月分別輕身心有若無六根瀉鼓聲
仔細推所以擊鼓道士耳此觀尚隔河聲乃發於邇

始悟念不生古今無異路遠近分別起法身豈有阻
六尺空中雲雲起有無際聚散初無常何苦徒橫計
橫計若不消驢年出生死

脫女身偈

有身有女執無身執自消衆生久顛倒橫執身堅牢
堅濕暖動觀女身等龜毛此觀若成熟蓮花爲胎胞
更將憎愛空心空境寂寥能所情塵蕩童真着方袍
叅禪與學道永無魔外撓真祥痛持偈女身當處超

常如寺偈

逆順本無性似有惟橫計若知喜卽瞋步步安樂地

示聞郎

鬼怕捺硬人識怕捺硬智強久自成熟忽契無分別
示修慈

有我衆生我無我諸佛我真妄我明白頓超生死路
明暗偈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一存一不存未合波羅蜜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兩存不兩遇乃合波羅蜜

斷姪偈

有引

夫言清行濁開眼說律合眼行姪醒夢雖殊姪根
無二故此根未拔生死難逃今世後世眼合眼開

根塵主客授受無密苟能一念不起姪機自枯於
衆生分中念起是常不起是變於菩薩日用不起
是常念起是變常變無根隨習所熏熟則名常生
則名變名雖有換初無異同故能以戒定慧之香
熏而不斷則淨用現前以貪瞋癡之水潤之則染
用力猛故寂音尊者觀音贊有曰閤我心明力不
逮時時種子發現行此我尊者踢翻好醜窠曰而
能吐言真實如雲盡長空明月顯露清淨光潔如
此也偈曰

十方三世中惟我一人姪姪機斷不難姪人處處滿

姪機卒難斷時時互相熏增長無有已我斷人不斷
斷斷熏復深染淨各有源源窮染淨洗戒根盤虛空
空外無有物有姪無地藏

戒殺生偈

以心觀天地天地伯仲同以天地觀心物方分雌雄
雌雄生強弱強弱生戰攻勝負不相下互吞豈有窮
未窮能知變口腹戒肥膿

臥佛偈

睡者不忘石焉能臥石上石非忘睡者亡則有我相
誰謂雙忘中鼻風吹樹嚮陰陽既不到出入息難狀

惟有本色人聞斯稱絕唱

聞雷偈

將雨雷先鳴轟然聲達耳遂卽究聞者猶未決能所
所聞旣無知能聞寧獨起若復合而聞細推無此理
能所旣不有合者是何物合乃且共生龍樹曾不許
無因如可聞山河皆吾耳往返研其因畢竟窮無始
無始不昧聞聞時遺彼此玄沙老古錐昔日曾有偈
鼓中無鐘響鐘中無鼓意鐘鼓不交叅句句無終始

六識功能偈

第六分別觀生法功成本位相相滅細相乃通七識

分生法以無分別觀觀之不已無功成乘此無功鑄
異熟異熟既融任運入五八刹那同時轉聖人能事
自此畢駕此無事自在船逆順風波渡羣有究竟如
上種種德皆是六識作觀力餘識但坐不能行惟六
能行未始坐張翁吃酒李翁醉說與傍人誰肯信三
量三境攝心所以此之故功在六聖凡迷悟六不行
總是天晴地下濕

醒夢偈

紫柏老人妄想多夜來合眼夢不少夢中好惡幾千
般開眼何曾有莖草腦髓心肝命所係夢中有人乎

白取解空未熟取時慳成就慳貪多巧計直得計窮
瞋發盡腦髓心肝宛然具將觀具者等夢中死生榮
辱恣遊戲

持華嚴偈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初轉根本輪此輪轉不離四
門理轉事轉事理轉事事無礙最幽玄拈來使用無
廉纖離理無事波水同事理互轉亦流類若微第四
事事幽前三終未離窠曰窠曰不離情不枯情不枯
今智不訖智不訖今覺爲礙境風逆順難自在理障
事障誰爲魔覺不爲礙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經卷洞

達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畢竟在何處所熱惱燒心
誰着火清涼徹骨登天來

長松館雪偈

明月在天雲障之障雲疎漏露明月幻作梨花與柳
絮鋪遍江山無空缺白象兒休烈蹶境緣逆順蹴踏
時金毛聞之亦腦裂三月桃花笑路人主人於

此心能歇

修補大藏經板偈

百年三萬六千日憂勤功利何其急若將長刼較百
年百年不殊出入息出入息中營勝事苟非明勇誰
能得功利不過周微生勝事資我脫苦趣勝事之中

最勝者續佛慧命第一義慧命得續欲命枯娑婆鑄
爲極樂土此意智者獨了然愚者狐疑難信入吾偈
不實是綺語舌根生生常破碎

西子說法偈

世人盡愛西施美范蠡不愛却載去此意若使吳王
知伍員頭始留得住我聞西施美亦愛愛情如火燒
心裏無限精神爲此枯千排萬遣無用處偶讀圓覺
普眼章西施之醜難掩藏三十六物仔細觀但覺其
臭不覺香香臭互奪本無地范蠡滿載明月光此光
要使照千古伍員頭斷日中霜萬花叢裏去復來西

施翻作說法王試觀捧心顰眉時芙蓉兩岸秋波長
得漁欸乃聲何奇耳根一染平空亡

雲居山復古偈

有序

青山無古今白雲有去來法運之通塞人情之愛
憎道場之興廢俱循業發現不可以有心期亦不
可以無心待者也予別雲居二十餘年近憩歸宗
金輪峰之陽一日雲居紹住山過予問訊且曰雲
居近有諸緣山主肝腦塗地鼎建古剎予曰此亦
循業發現耳問何謂業予曰業命也又問何謂命
曰命用也又問何謂用予震聲一喝曰在眼能見

在耳能聞此是恁麼紹不薦予說偈曰

見聞歷歷自何來纔復生心光早霾此去歐峰三尺
半杖頭日月照塵埃

示等觀讀楞嚴經偈

有序

有身之身衆苦所聚有心之心萬慮所縈惟無身
之身形充八極而無患無心之心智周萬物而不
勞衆生日用不知病在外封六尺內迷方寸苟有
智男子達封非封了迷非迷然後以一身爲無量
身神頭鬼臉輔弼法門以一心爲無窮心奇媒異
智通達佛法寄廣長舌於諸子百氏之岐使歸大

道是爲真報佛恩

十卷楞嚴一柄刀金牛不見眼中毛試將智刃游心
馬積刼無明當下消

讀東坡觀音讚

當年客少室飯訖乃經行栢根見短碑刻畫觀音形
上有東坡讚讀之蚊上鐵徐而久味之一日頓了徹
自是恣口門到處爲人說眉山蘇長公覓佛心已歇
心歇光自圓事理皆活潑戲謔與譏呵譬如青天裂
天裂眼界高天外風景別如若自不見反笑人見拙

示周季華

衆生無明熾執身招死生聖人憫其愚教以一觀四
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
又以一遣四四亦不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
不可以數求不可以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
譬如手作拳或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或者作手想
拳若有拳性作手不可得手若有手性作拳亦不得
拳手兩無性執者寧非惑雖無拳手性拳手宛然爾
我以拳手偈相逢誰薦取自信合佛心龍神謹護持
願凡見聞者俱悟無生理

分別能所偈

若使分別因境有境有於我何交涉一切凡小未了
知根塵擾擾無由歇了知兩者但名言能所何曾是
兩橛環輪之上覓始終笑殺東村王大姐了知成修
佛真子煩惱未除超十地此知止觀大導師愚者棄
師尋覺路無能所中怖根境誰知根境覺路資水多
水多何須疑眾生若使無我所聖凡血脉皆枯斷撥
無因果成魔種却疑了知非親兒誰知生滅不生滅
智識一條有同別我今說此妙伽陀何異幽宵懸日
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不知盲者咎醫王一朝扶
障翳光明初不離眼有此光若謂醫王與尋常見暗

是何物

示知幾病中偈

祁寒溽暑羈旅不歸啖熱吞冷惟自知之境緣錯迤
飲氣支持苟弗以理消釋甚難逆順榮辱理遇本閒
若以情遣紛擾無端喜則屬陽怒則屬陰陽易舒暢
陰易結沈舒暢融通面目光澤結沈凝滯毒乘爲賊
賊據肯脊痛不可勝究其所以惟業是生業生無地
造者惟心心外有法聖人沈吟南嶽大師身忽腫脹
求生不得求死無恙轉側靡停苦極覺朗知病惟業
知業惟能推能之初無我而靈腫脹頓消獲宿命智

過去善惡雲度沼沚纖毫不昧如見十指貴郎貴郎
病臥一床正當病痛情識張皇智不可治力不可降
痛痛痛覺能所兩角我代渠觀根塵廓落病乃知識
誘我得入奇哉奇哉我入賊出一塵正受塵塵歷歷
自他無間維摩神力八萬師座總納丈室大小相容
位分不失問何宗旨端郎把筆筆如寶劍聖凡失色
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燈燭光中相間疾淨明茶
飯自然香

示賀仰庵

有引

夫心無真妄而真妄名生良以迷無真妄之心而

真妄之名不得不立焉又有迷真妄之名而不求
其實役役然巔毛白而執名不返可不痛哉夫物
必有名名必有物名物不相負而天機深者卽名
爲梯緣而上之終得其實實得心明則真妄可辨
矣何謂真無我而靈熾然而分別與性不違此真
之始也何謂妄流逸前境迷而不返妄之謂也又
妄身假四大而有妄心亦假四蘊而有故妄身盈
不五尺妄心周不逾身今天下競以五尺者爲真
身不逾身者爲真心不知果真乎果妄乎吾聞空
無邊際乃法身中影子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

滙發吾聞聖凡依正亦無有窮盡依真心而建立
故曰心外無法又凡夫迷真既久故真生妄熟而
於妄熟之中籍佛祖聖賢師友眷屬緣因熏發了
因初啓培而養之境風順逆死生好惡交加之間
以勇濟明以明扶勇銳然而進精然而深是謂以
生滅心開生滅解和泥帶水究竟十信皆圓解生
滅之力也入住則力非生滅矣吾悲憫汝兄弟身
處塵勞腥膻之穽而能長齋不茹一切血肉真火
宅蓮華也乃說此偈曰

因境而生因境而滅生滅無常憑境貿易從無始來

至於今日執此爲心認賊爲子自刼家寶無時不爾
失功德財一貧如洗背無生滅隨順生滅十二緣生
以爲窟宅忻忻戀着莫思舍離不舍離中衆苦積集
如影隨形怒逐不去從刼至刼等汲井輪下上無歇
如上衆苦初本無地一迷本智幻出諸有無能所處
建立人我戈劍勝負血流漂杵皆自心作離心無有
卽心觀察本智何物有何因緣變出根境一旦精明
如子得母彼十二支皆功德使自利利他無有窮極
示李次德偈

水外有波波必不濕波若果濕何波非水愚人不了

見彼波相千變萬化洶湧無常生滅多狀逐彼名言
爲境所轉熾然分別從無始來了無休息改頭換面
鱗甲羽毛人間天上沈沈隨業此皆波也迷水疑波
謂波非水故名愚人智者不然了波卽水達境唯心
本無凡聖豈有古今靈然無我爲羣有祖故知祖者
必能孝順悟自心者必能奉重如不奉重說食不飽
乾慧無用觸事臨機情見妄覓法珠在掌勿誤墮失
年光難把老病莫期小子痛慚日用勿昧

予顧提齋偈

世有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靡不喪

若使無人擊聲亦無所有無聲而有聞聞者聞何物
是故塗毒鼓有毒等無毒雖復鼓上臥毒不能毒人
所以無緣者佛亦不能化吾鼓則不然以名而爲之
塗毒於名上以傳而爲袍一人傳百人百人傳無盡
如是無盡袍援之擊茲鼓無論見不見聞者無不死
有人未見我但聞我名號誰知塗毒名聞聲毒入耳
毒入而不發決無有是處公曾聞我名豈得不受毒
以此因緣故公終偷心死心死性則活性活孰非佛
吾是以知公已墮諸佛數

悼藏主法本偈

有引

夫割股救人，不若割股救親。割股救親，莫若割俗亡身弘法。何以故？資我生者，不能使我無生；生我身者，不能使我無患。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惟亡身弘法之德，近則使我卽大患而爲藥草，遠則使我鑄緣生而終契無生。以患爲藥，智者所甘；從緣悟入，衆人所昧。智甘衆昧，水中擇乳，苟非明而勇者，孰能鑑此？爾少業瑜珈，旣而遇大善知識，割瑜珈而從禪，禪雖未悟，而操介卓倫。教雖未了，而弘法無懈，惜其志有餘而氣不能持於萬曆某月日，大命將終，猶謂法侶曰：

我今生乏財，凡作佛事，則多難少易。此去再出頭來，倘得作宰官，身則刻藏不難也。嗚呼！爲僧知僧貧，而不知官貧；爲官知官貧，而不知僧貧。僧貧於財，官貧於閒。兩者所貧皆非識心達本者也。故爲官多受勞辱，則曰：莫若爲僧，清閑爲僧，多受貧困，則曰：莫若宰官。如意珠不知勞勤，莫先於有心大患，莫若於有身。惟了心非心，達身非身者，照窮萬有而不勞，形充十虛而無患。然後發同體之悲，接無量之衆，運智於無何有之鄉，究竟無上燈傳，不絕。乃吾曹能事，故曰：厭死生苦，失佛法道。今爾發

願雖與衆殊然以吾曹本色斷之步驟失矣夫形有聚散心無古今有聚散者既化則無古今者寧不存耶汝生以慈父事我且爲法而死若不以率性之痛誨超情之椎輪提撕本色恐成埋沒聽吾偈曰

四十九年前四十九年後反復覓生死日中見北斗厭僧欲爲官官貧汝知不俸薄不能給合家餓如狗爲官得有財必從貪中來以貪作佛事培福反培災賴有弘法願終與衆人殊舍身復受身慎勿失戒珠戒珠如不失生處自光潔所願終當克九原休泣血我若老未死遲汝疾出頭果不昧初心來充法海牛耕徧大藏田福慧始無邊假使熱鐵輪在汝頂上旋拚教燒箇死亦是好因緣

示王孟夙偈

若人靜坐時妄想來打攪種種力排遣此妄終不了不了妄是賊賊必劫我寶我寶既劫去主人等枯稿人爲萬物靈枯稿豈相較若欲得真靜必先求動自此動爲我生此動爲物起此動果我生物未感不有此動爲物起物感本人無往復究竟動物我求無得物我求既無橫謂合而有兩無合若可水可洗其水

水既可相洗已眼見已眼已眼能見眼諦觀君自省

醒夢偈

夢裏寃親相逢喜瞋醒中無異奔逸前塵鼠餓翻盆
醒知非真幻兼泡影喻此夢身露電倏忽臂交故新
仲尼哀之菩薩沾巾顏子未薦坐忘彌勤肢體聰黠
離雲月輪清光充滿照絕邊中以眼觀聲普門圓通
百川一月觸處相逢念彼善財叅尋未回離光覓月
月被雲霾身等夢幻泡影露電敝雖假合恒作是觀
一觀若成餘五自現見思消融是身舒卷譬如白雲
豈涉牽絆跣足經行脚跟具眼

墨畫偈

萬物本虛惟人自擾一心本真逐物顛倒惟物惟心
悟之皆妙以未悟故成敵狂鬧惟大覺人日用了了
見物卽心見心匪搞智周萬有茲靈常皎卽色入空
廢器小道卽空接粗衆無不曉以觀墨畫賦此寄與
伊峰偈

非縱非橫凡聖莫測瞥爾生心雷轟耳側

持戒偈

有序

五戒名根本戒蓋人天聖凡之根本也廓而大之
則名沙彌十戒再廓而大之則名比丘二百五十

戒然皆以初五戒爲根本故名根本五戒凡具諸覺而有生者如於初根本五戒中不持一戒兩戒決不能生人中故曰戒勝則生勝戒劣則生劣大塊間所以富貴與貧賤斷非造物使然皆自心所造爾古人有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嘆人天路絕且問汝舉足向甚麼處去偈曰

五戒不持人天路窮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戒不難難在重道苟能重道何戒不皎戒皎根香香過十方是凡是聖出沒香光如戒有破頭頭死路我不敢言爾痛自悟

卷終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一

憨山德清閱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亡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亡者乃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卽於此悟國土危脆而况微軀乎如雪峰指以僧憫體示衆曰此僧爲汝等却真實大衆如何薦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窠臼爲禪穢子作口實翻

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

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鬪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成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爲魄死也爲鬼順而知逆者悟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魂其死也爲神魄之爲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資厚則氣強其資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

強弱隨焉則其灰也亦必泊於物而強弱隨焉若伯有爲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旣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卽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內翰近是然蘇沈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虧波虧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予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

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灰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明極卽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卽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

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卽理而信事卽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著草葵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

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卽事成理卽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絕巘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旣如是此獨不然與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樂至死而不能

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密郎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
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
實茆茨可以蔽形饘粥可以糊吻以古硯古書素心
貧骨薄金張之榮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於
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
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欲兩畫
以至於千萬畫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
見一畫卽謂一畫見千萬畫卽謂千萬畫是謂知死

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
不在畫也卽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
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唯其卦卦無常爻爻
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
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觀鳥跡而悟字母梵
佉婁不煩感而悟字生於心雖文成橫豎而詮義未
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
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而變
四竺四竺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

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制幾聖衆人幾愚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因心而得無心噫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予覩交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謚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旣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

廷嘉其忠諡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一徇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卽爲其眩惑不遑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卽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

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毬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卽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微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兩一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後謝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卽謂之動上卽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烏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偶

僵詩也紫柏先生曰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
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
穆王始悟非真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
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廻觀我此身果
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
有我者尚無常況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
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
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

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
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
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
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
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舍者也如
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
水也已發未發旣皆不可取又皆可舍乎故曰取不
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
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舍於
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

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真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卽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舍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舍彷彿之况有大於此者乎卓吾卓吾果真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荅者亦以未嘗荅而荅之昔有僧問馬祖

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黑海頭白僧亦懣羅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荅之此則有問有荅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清淨本然之旨於紫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意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清寺紫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寄居

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構一亭於國清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忘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其聰明心實聾瞽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卽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旣知苦已卽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真慈初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州西曰賀州南曰部州北曰盧州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卽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

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辟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垂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怛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真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通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畧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髮不覺置卷長嘆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予以是知得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

微矣微則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
神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奧而
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其微神游無
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一火又減一風則一
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
火之燥風之動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
四者之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
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雖然得
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無形非得心者
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

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以進唐
文宗舌猶哦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舌和尚焉蓋以
火鍛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
徹世多異之殊不知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蔕故靈用
弗顯夫大悲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
由是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喻
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照亦大海
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善用自心受斯醜

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頭動蚊蟲咬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懼人禍必犯天刑蓋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教檢人賢否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圓斷六通滿證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一虛靈徹

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旣而思我非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

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嶺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卽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旣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

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真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貪暴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愜以此觀之則以

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侍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大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強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強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柏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春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

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
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卽巢許亦
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
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
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
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
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
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
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証

分真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
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
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
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盖根器有小大迷悟
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卽
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
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
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
堯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
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

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龜之毛而兔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實由未明乎人王法王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王土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

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蔽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縻方外之人至於羈縻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摘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玄怒爲之頓銷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卽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卽性不可也辟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卽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

能緣情而復性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

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諭之鹿門子曰大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汨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況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

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也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蘊廬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卽主汝不知所以爲客

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
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
軋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軋坤
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
如子饑卽索食渴卽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
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
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
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
覲面此卽子之師也卽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
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

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通如
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
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
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涼山攜諸法侶謁
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於寬師禪房
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
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
矣有心則眾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卽空
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氷水焉方水之爲
氷也則謂之積聚能視氷卽水氷豈有哉知此乃可
以寂寥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虛之中矣若然者蘊

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
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
支簡邪正別真偽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
不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熟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
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
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
凡夫葑菲於積聚不遑縣解榮之辱之名之利之死
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
於枯槁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
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

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
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
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
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盖
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爲體七覺支
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輪靈山
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二微二微之與
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則三假之始終次則依

正無礙唯末後微笑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不覺至於相待嗚呼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卽覺無生不遠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也者卽因成之初有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隨根悟入所

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而何又有沒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故能遇緣卽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緣者觸着磕着無不瞥地思微來前吾問汝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推微旣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旣無待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觀

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兔角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卽物而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蠻觸恣肆一怒萬尸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垂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果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寔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萬感雲興苟非明而覺者以恒繼之則一塵之固崑崙莫喻其堅長夜莫喻其黑剖塵當念人爲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旣沉弗浮剖塵勉之

曇生字說

夫曇則不生生則不曇而曇而生墮字義成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鷲腹而再出犯龍鱗而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

惡黃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驚餘警之曇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鹽片雪徒實虛名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一必喪其二此卽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情誰知所始卽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滅

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匱本破斷常迷執初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戒定慧聞家具老漢大没巴鼻喃喃以因果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卽無生者始覺之功也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柏老人放浪江湖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

了生者老人蓋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貴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旦暮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絲毫許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清乎虛乎一乎

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卽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輿臺皂隸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紫柏老人唯解穿衣喫飯橫眠倒臥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蒿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旣不可以

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閤黎熱時熱殺閤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寶殿藏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堦津禪人派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柏先生先生曰獅子號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卽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卽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叅徧處黑豆未

生芽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花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卽黑謂黑卽玄謂玄卽遠謂遠卽藏謂藏卽非思量者以此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泐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乎津禪人苟薦寒暑之機玄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眞積力久一旦觸

事而眞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爲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爲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此如在天可以爲高在地可以爲厚在人可以爲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垂眞不常則累物眞垂而物累謂之顛倒故二乘顛倒醉於空寂凡夫顛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常如字某人當於

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
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性以不
改爲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金名性字仲堅予徐
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
堅以堅之堅則堅固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艮之又艮
艮之又艮者也艮之又艮則身不獲而庭無人矣况
又艮之艮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與
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未嘗有身與物也身與物

既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耶且心外無法何
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
則超然而無待也此艮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
藏龍此病艮之又艮者也蓋艮止也止則足矣而止
之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卽此觀之艮之又艮不
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生之名名耀
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如則寂與物通照與
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
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
之易而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

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
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
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參
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
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
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
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
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
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
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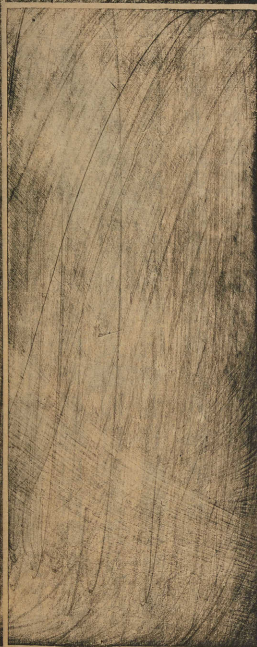
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
不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
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已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覩
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
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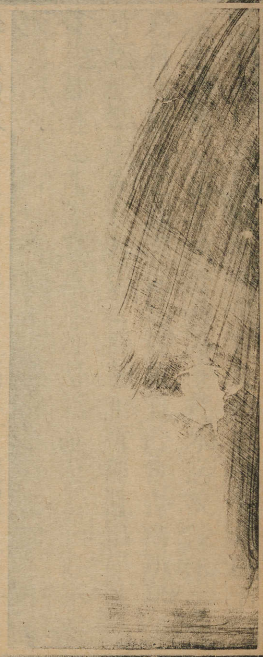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
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
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
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

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
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
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
所既無媒能豈有約往返推究能所都遺知都遺者
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
根境陸沈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
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
則可捉矣嘻無可捉則兔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
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
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

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
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
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
無所勉之





雜記

一日于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刺其兩目牛死未移時屠剔牛肯綮刀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

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卽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豢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卒難馴耶豎而趨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非靈矣昔有鸛鵒效僧念佛久之一旦無疾而化旣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

聲忽作拳踞狀者移時衆見恠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覩蝦蟇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今祖之髓吾之心今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醍醐而熟睡者耶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邁丁太僕時

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泉寺一時田侍御并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風主人矣惜其卽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焉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較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

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興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眉往返幾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旣至曲阿于觀察北園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繆生吳江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髮命衆闡之時慈航渡子遂得其右一微淵禪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闡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鬚

髮供養子覩其眉宇真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麼處挂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卽得不受棒去咄雲山萬疊水潺湲宰堵稜層頂如削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刹曰讚嘆其中老衲義秀者溫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溝或穿及底人試補之久復成溝今猶在

也初有貧寒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久之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踟蹰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傭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平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強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盤屋冷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夙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這裡禪似個什麼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卽鎖却父乃尋先竇而去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嚙聲其家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云恁麼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聞及此

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

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已侍者報曰日光久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譬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福城庵行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華於金壇于見素

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偶及此予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這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授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丁生唯然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旣而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

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又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

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卽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卽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

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

通上豈不易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強梁者則專而附五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既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輔五而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尚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

而至鼻而六二以至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爲介意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

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收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卽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繙則瓶得水而未出井

如繙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羸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惟應之而已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

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

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獨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獨卽不應汝若不止獨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智鑑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予聞二老之言久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

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蓋卦寓性交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卽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者卽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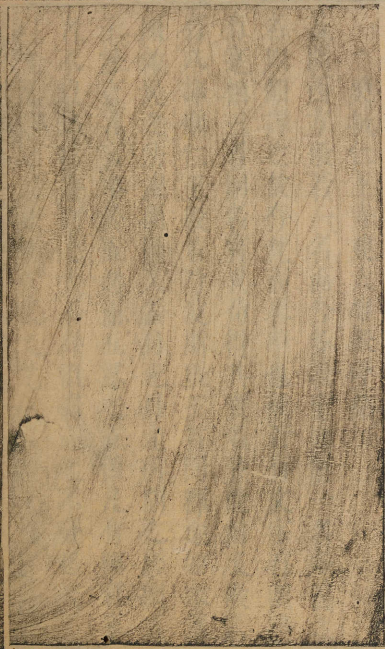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

象與形皆在在之蘊廬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常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

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旣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

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畧華也般若有文字有觀照有寔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般若若此翻智慧良

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不慈子愚癡則不孝桀紂幽厲愚癡之尤也堯舜夷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建自宋景定間迄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旣而訪之高人勝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世廟龍飛漢水易名仁皇焉萬曆辛卯屬有不淨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以爲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并建之嗚呼波斯匿王爲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爲問而問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大

智慧豈能卽世間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植善本繼月光之業而世爲金湯豈偶然乎殿成禪客軋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微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攜布鼓於雷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叙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寔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寔相

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
老得之而二篇作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
經李翱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
然有真般若若有似般若真般若者了色卽空了空卽
色故不死於枯稿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
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
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危
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
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
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寔

負波斯匿王與夫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
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
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實始
創焉綿歷既久三王扶顛子孫繼護金湯彌堅龍飛
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
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卽粗離我
我所翠竹真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併建波斯
之遺子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清淨地產靈苗鬼神
呵護梵剎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
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燄

熾然共徹真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爲媒邇流窮源
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頓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
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絕窺上之
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
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
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
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足
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而常愜軒乃示萬有

而常無地待空浮水隨天到四時予奪一念雌雄
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臥得之者則頭
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
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軒而不能
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賓
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嚆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熾然
蔽虧本天烟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顛倒狂醉寧了
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
主者不足惟無我者衆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雖黃強弱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填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有況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旣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起秦爲之板蕩今麟郎於此土堦茅茨粗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曰堯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堦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

足雖處九天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之遽廬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者身心猶非我有始爲知足况身心之外者乎古顏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卽此而言知足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焉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瀾

麟室銘

有序

龍爲鱗蟲之長虎霸千峰之中獅子爲百獸王哮
吼震衆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雲從麒麟之性
不受羈繫仁而無欲東西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
慈惟剛唯慈乾坤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
麟出聖人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
威而不猛慈以剛克寬而不濫兩者不虧聖德乃
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強于屈不折終至邁常在麟
爲龍在羽爲鳳在毛錯變異其行藏今以麟名子
室子念人初碌碌童稚屯蒙未詳一旦啟正靈竅

發光以明明德卽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
思則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常
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常莫侵百
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日用無別惟我偶諧
諧則佛魔受役況其餘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凰飛鳴
羽蟲生光麒麟產野瑞符聖王在物既然人當自強
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攻勝敗漆桶楞伽之洲
梵川之島鷗閣凌虛窓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
佛魔在握以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槁蒼石之下
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觀影知渠我惟顛倒
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爲書生含毫弄舉子業及學爲古文詩賦
精陰陽讖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宿習現行復知
歸敬大法旣而游學燕京觸事感懷遂決難染瘦
骨稜層抱喘疾破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清涼
於萬曆辛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

克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三十
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志有餘而壽
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耿一念有願必成古之今之
何殊晝夜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與脊本無中邊
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鵬子于此匪滯假真以誓爲轂
轉大法輪骨埋嘉福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
鵬其有靈當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清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

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
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
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旣而入代之五
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
山藩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
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卽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
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
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
子顧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藩王雖勤厚濡滯
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

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採椽聊爲諸方息肩之
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藩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
大井一口置石漕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
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
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
性嚴冷不喜阿世卽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
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
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這迦陀勤
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 王恭妃亦聞
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

志樹功德幢爲 聖天子祝延聖壽徵福蒼生迨
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
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
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
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皈依焉
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
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
闍毘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道人謚師號
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
不爲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

豪傑之士挾仁義佐人主建大勲名垂芳百世至
於臨死生之際軟暎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則
端師豈不爲大過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師異此
去來乘願勞動死生不爲欲販自生至老老而愈壯
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
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僧飢臨死之命
兒孫念之勉強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羸吾 君長
胤母曰 恭妃聞師德風篤信皈依師其有靈保此
英檀福壽無疆萬世奠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

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盡剖鬼神
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怖盖不以理察
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信不暇豈獨疑
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
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
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
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若環
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

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徹
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
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
化古今夢破始惟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多
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
有萬斛之舟盖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
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清濁浮沈皆情有而
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
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六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悲菩薩
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
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
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
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肩山奇才大悲閣記
捏聚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枕榔林中長公放賴
熊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惟吾生公後
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曄若春花春容銜態
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
道之光華何必排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視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愀然鞭後
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寧有近遙
是石舜心連雲岩巖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啟
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
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
現諸希有須彌爲舌難盡贊揚口卽太虛渾吞不出
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
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愁臥超如毛穎爲鞭
一聲鯨然頸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背輕危龍背滑
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水鯉出用無聖凡
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脉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
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
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訖無事
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真揭露雲淨月
光散步庭除薜衣清涼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
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雲松老人集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之月閒
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巴生傳自寓

無巴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卽姑蘇之松陵今之吳
江也予從無巴生遊甚久每於無巴行藏所忽之間
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
灘人蓋無巴受性超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
相拘予嘗規之無巴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
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賓卽主也主卽賓
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
則何狂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際不
待鑒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

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
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于大火聚中爲吾
拈得二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巴舍然大笑曰子
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子不
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卽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我始有物
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
賓卽主也主卽賓也賓卽主則主未嘗主主卽賓則
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與我不
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

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
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旣隱則地以
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
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
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
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
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
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
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
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

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
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
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予謂我有巴鼻可乎如
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
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
無巴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
孔隙鑿而巴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
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
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
無巴字我者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

察我耶予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曰
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



果本無封而備之許楚子不候客而步
秦丹浪子聞無馬之真以辭音猶不吹之與無馬同

シ
十二